

## 閩南語與客家語同源詞本字考——

### 淙、淋、滿\*

滕暢

本文考證出閩南語表達「水流急下」之義的 tshian5 本字為「淙」、表達「喝，飲」之義的 lim1 本字為「淋」、表達「現在」之義的 tsit4-ma2 一詞中 ma2 的本字為「滿」，客家語在表達上述幾個概念時也常用到與之同源的詞，本文將從字音、字義等角度論證它們正是閩南語、客家語表達上述幾個概念的同源詞的本字。本文在第一節中提出論點；在第二節中從音、義等角度證明「淙」字作為閩南語、客家語、閩東語相應詞素本字的合理性；在第三節中首先提出「淋」字在客家語中具有殊調別義現象的推測，再分別從字音、字義角度證明其作為本字的合理性，接下來利用「淋」的同義詞「澆」「沃」二字在文獻中的用法給予旁證；在第四節中分別從音、義角度證明「滿」字作為本字的合理性，其中從字義角度論證時利用其同義詞「遍」「通」二字的用法給予旁證，接下來回顧了國語及閩、客語中其它表示「次，回」概念的字；在第五節中提出一點反思。

關鍵詞：閩南語、客家語、本字、同源詞、同義詞

## 1. 前言

閩南語與客家語同為現代漢語方言，它們在古代從北方漢語中早早分裂出來，都承襲了不少古漢語的詞彙與用法，自然會有一些語源相同的詞，如表達「剩餘」概念的「伸」、表達「眼睛」概念的「目珠」等等。本文考證閩南語與

---

\* 感謝兩位匿名評審老師在百忙之中對本文提供詳盡意見，感謝本刊編輯老師的辛勤付出，感謝客籍詩人陳寧貴老師為筆者解答關於台灣客家語中量詞「滿」字用法的問題。

客家語三組同源詞的本字，它們分別是表達「水流急下」之義的「淙」（閩南語讀 tshiaŋ5，客家語讀 tshuŋ5）、<sup>1</sup>表達「喝，飲」之義的「淋」（閩南語讀 lim1，客家語讀 lim1）、表達「次，遍」之義的「滿」（閩南語現一般讀 ma2、僅見於 tsit4-ma2 與 hit4-ma2 二詞，客家語讀 man1），<sup>2</sup>並將從字音、字義及方言比較等角度予以證明。

## 2. 閩南語 tshiaŋ5 與客家語 tshuŋ5 的本字

### 2.1 閩南語 tshiaŋ5 的用法

閩南語稱「瀑布」為「水 tshiaŋ5」，《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將該 tshiaŋ5 字寫為「沖」，並且標明「沖」為替字。「沖」字在《廣韻》中只有「直弓切」一讀、在《集韻》中平聲讀法也僅有「持中切」一讀，是通攝合口三等字。通攝三等非入聲字在閩南語中韻母可讀為 -ŋ、-aŋ、-iŋ、-oŋ、-ioŋ、-im、-in，通攝一等非入聲字在閩南語中韻母可讀為 -ŋ、-aŋ、-oŋ，均無法讀為 -iaŋ，因此「沖」字在閩南語中無法讀成 tshiaŋ5。

也有人認為該 tshiaŋ5 的本字為「澗」，《廣韻》記載該字字義為「小水入大水」或「水會也」，意思上與 tshiaŋ5 或略有相通之處；但《廣韻》記載該字有「職戎切」「徂紅切」「藏宗切」三種平聲讀法（陳彭年 2001: 25, 31, 33），依然都歸通攝，於是在閩南語中韻母均無法讀為 -iaŋ，因此「澗」字義近但音不合，無法作為閩南語 tshiaŋ5 的本字。

除「水急流而下，瀑布」這一意義之外，《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還給出了該 tshiaŋ5 字的其它兩種含義：潑灑大量的水或用水刷洗（例如 tshiaŋ5-tsui2 「tshiaŋ5 水」）；被大水撞擊或捲走（例如 ho7 tsui2 tshiaŋ5 tsau2 「與水 tshiaŋ5 走」），這三種含義顯然是相關的。

此外，閩南語中還有 tshiaŋ5-tshiaŋ5-kun2 「tshiaŋ5-tshiaŋ5 滾」一詞，意為「水沸騰的樣子」，也可引申為「人氣沸騰，熱鬧非凡」。依臺灣閩南語連讀變

<sup>1</sup> 本文涉及多種方言，將採國際音標注音，並用 1、2、3、4、5、6、7、8 分別表示陰平、陰上、陰去、陰入、陽平、陽上、陽去、陽入八種聲調。

<sup>2</sup> 此處臺灣客家語音讀以四縣音為例，下文中除非特別註明，亦同。

調規則，陽平字連讀變調時以偏漳腔變為中平調、偏泉腔變為低平調為常例，但亦有少數漳腔和泉腔皆變為低平調的例子；《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音檔的優勢腔高雄腔屬於偏漳腔，但該詞的音檔卻將前兩音節讀為低平調，該辭典在「編輯凡例」的「音檔說明」中有關於此現象的解釋：

臺灣閩南語的方言差異類型中，陽平調變調有變為中平調（第 7 聲）及變為低平調的差異，本辭典的優勢腔高雄音屬於偏漳腔，多數陽平變調皆變為中平調，但少數詞彙在競爭過後，變為低平調的讀法反而成為優勢音，為反應實際語音，這些詞彙仍錄為低平調。如「而且(jî-tshiánn)」的「而」、「膀胱(phông-kong)」的「膀」，變調皆讀為低平調。<sup>3</sup>

此外，地名「臺北」「恆春」等詞的第一音節也多變為低平調。

tshian5-tshian5-kun2 一詞有時亦被記為 tshian7-tshian7-kun2，而《台日大辭典》中卻收錄 kun2-tshian5-tshian5 與 kun2-tshian7-tshian7 這兩個含義等同的詞，意思均為「水滾起來」，不過這樣的用法比起 tshian5-tshian5-kun2 來說較為少見。本文推測應是 tshian5-tshian5-kun2 一詞最先出現，前兩音節在連讀變調時變為低平調的讀法成為優勢音（依前文所述），而在還原本調時有人依陽去字的一般連讀變調規律將前兩音節記為陽去調（第 7 調），在這之後又分別產生了 kun2-tshian5-tshian5 與 kun2-tshian7-tshian7 兩詞。其實，下文中將指出，此處的 tshian5-tshian5/tshian7-tshian7 亦有可能是擬聲詞，這樣看來，從一種聲調出發、後來慢慢發展為兩種不同聲調的讀法也就不足為奇了。由此討論，我們相信 tshian5-tshian5-kun2 是這一系列詞語的最初形式，否則無法完好地解釋類似演變出現的原因（換句話說，若該詞前兩音節本為第 7 調，則無法解釋 kun2-tshian5-tshian5 一詞後兩音節為何可讀為第 5 調）。

<sup>3</sup> 引文部分依照原辭典標音系統，採臺羅拼音注音。

## 2.2 閩南語 tshian<sup>5</sup> 的本字

筆者於西元 2015 年 4 月赴浙江省揚州市瘦西湖遊玩，在二十四橋景區附近的一處瀑布前見到寫有「石壁流淙」字樣的標示牌，牌子上解釋說此處「淙」就是瀑布之義，這令筆者激動萬分，並由此懷疑該「淙」字就是閩南語 tshian<sup>5</sup> 的本字。

據《廣韻》記載，「淙」字有「藏宗切」和「士江切」兩種平聲讀法（陳彭年 2001: 33, 40），其中「藏宗切」在閩南語中無法讀為 tshian<sup>5</sup>（理由同上「淙」字），但「士江切」卻可以：同在江韻的「雙」字在閩南語中有 sian<sup>1</sup> 的音讀，另據《台日大辭典》記載，同在江韻的「腔」字在臺灣閩南語中也可有 khian<sup>1</sup> 的音讀，根據比較方法，我們知道「淙」字在閩南語中韻母也可讀為 -ian<sup>5</sup>；至於聲母，士江切「淙」為崇母字，同為崇母字的「愁」在閩南語中讀 tshiu<sup>5</sup>、同為崇母字的「牀」在閩南語中有文讀 tshon<sup>5</sup> 與白讀 tshŋ<sup>5</sup> 的音讀，這些都為「淙」字在閩南語中聲母讀為 tsh- 提供了依據；而崇母為古全濁音聲母，因此平聲「淙」字在閩南語中理該讀為陽平調。根據本段的論述，「淙」字在閩南語中讀成 tshian<sup>5</sup> 是合理的。

在意義方面，《廣韻》士江切「淙」的意義為「水流貌」（陳彭年 2001: 40），此概念較為籠統，我們亦可參考《古代漢語詞典》中的解釋做出進一步的分析與定奪。《古代漢語詞典》中給出了「淙」字的三個義項：一、水流聲，見「淙淙」等詞；二、瀑布；三、流注，灌注。其中第一義項應為擬聲詞，現今國語中也常用到；第二義項有如下例句：

- (1) 萬仞倒危石，百丈注懸淙。（南朝·沈約〈守山東〉）
- (2) 千岩萬壑響松檜，懸崖巨石飛流淙。（北宋·歐陽修〈廬山高贈同年劉凝之歸南康〉）

第三義項有如下例句：

- (3) 出信陽而長邁，淙大壑與沃焦。（晉·郭璞〈江賦〉）

從第二義項以及上述例句(1)與(2)，我們已然能夠得知用「淙」字來表達「瀑布」的概念在古漢語中習用已久且用例豐富，不僅如此，在中國大陸，至今仍保留著一些含有「淙」字的地名，且大多與瀑布有關，除上文中提到的「石壁流淙」之外，還有「大淙潭瀑布」(位於河南省豫西大峽谷)等等，宋代詩人劉克莊亦有題為〈賦西淙瀑布得斷字〉的詩詞。

從義項三以及上述例句(3)可以看出，「淙」的這一用法與閩南語中 tshiaŋ5 的動詞用法基本吻合——以水灌注也即潑灑大量的水、用大水來沖，這也再次證明了該 tshiaŋ5 字的本字應為「淙」字。

至於 tshiaŋ5-tshiaŋ5-kun2 一詞寫作「淙淙滾」的構詞原則，本文認為其有兩種可能，一種可能是此處「淙淙」為擬聲詞，水沸騰時自然會發出聲音而且不斷滾動，因此可用「淙淙滾」來表達，此構詞方式與閩南語「khu?4-khu?4 嗽」「hăi1-hăi1 叫」等詞類似；另一種可能，其構詞方式與閩南語「𦉳𦉳念」一詞類似。第二種可能具體來說，我們可將「淙淙滾」與「𦉳𦉳念」均擬為 AAB 型構詞，其中 A、B 均為動詞，以 AAB 方式組合時，兩個動詞 A 疊合之後置於動詞 B 之前，用來形容動作 B 的狀態，如「𦉳」本是「繞圈」之義，兩個「𦉳」字疊合之後置於「念」字前，表示繞著圈子說話，把話從頭說到尾再說回頭、說了一遍又一遍、一輪又一輪，也即翻來覆去說的都是一樣的話，喋喋不休很是嘮叨，此便是「𦉳𦉳念」的含義，用北方話中的俗語來說則是「車轆轤話來回說」，兩種說法如出一轍，可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與「𦉳𦉳念」之構詞類似，「淙」字本是「潑灑大量的水，用大水來沖」之義，兩個「淙」字疊合之後置於「滾」字前，表示水一邊灌注和沖刷、一邊滾動，氣勢浩大，澎湃起伏，此便是「水沸騰的樣子」或「人氣沸騰，熱鬧非凡」之貌，現也可進一步引申為「商品熱門，生意搶手」等含義。

### 2.3 從字音方面驗證「淙」是臺灣客家語 tshuŋ5 的本字

據《臺灣客家語常用詞辭典》，臺灣客家語中 tshuŋ5 僅見於「水 tshuŋ5」一詞，用來指瀑布，該辭典的用字亦為「沖」字。其實，若單看臺灣客家語四縣音，「沖」字讀為 tshuŋ5 並無不可(如上文所述，沖並音蟲，而「蟲」字在臺灣客家語四縣音中的讀音正是 tshuŋ5)，但若加入臺灣客家語海陸音的討論，

可發現四縣音聲母讀 *ts-/tsh-/s-* 的知三、章系字在海陸音中聲母皆讀為相對應的舌葉音，但「瀑布」一詞第二音節的聲母海陸音與四縣音一樣讀為 *tsh-*、而沒有讀為舌葉音，這正與知二、精、莊系字聲母的音讀規則相符，我們據此斷定臺灣客家語中該 *tshuŋ5* 字在知二、精、莊系中而非知三、章系字；「沖」不是知二、精、莊系字，因此不會是該 *tshuŋ5* 的本字。

現在，我們將從音讀角度對「淙」作為客家語 *tshuŋ5* 本字的可能性進行檢證。首先，同為崇母字的「牀」「狀」「撰」「岑」「助」等字在臺灣客家語四縣音中聲母都讀 *tsh-*，海陸音中亦然、而沒有讀為相應的舌葉音；其次，「淙」字所在的江韻中有「窗」「雙」等字在臺灣客家語中韻母讀 *-uŋ*；又崇母為古全濁音聲母，因此「淙」在客家語中理該讀為陽平調。於是根據比較方法，我們確定「淙」字在臺灣客家語中可以有 *tshuŋ5* 的音讀。

綜合 2.1、2.2、2.3 三個小節的討論，我們斷定臺灣閩南語 *tshian5*、臺灣客家語 *tshuŋ5* 共同的本字是「淙」，此兩種方言中的這兩個詞素能用同源詞解釋是一個完美的結果。

## 2.4 閩東方言中的同源詞

據《福州方言詞典》，福州語在表達「潑，沖（水）」這一動作概念時會用到 *tsøyŋ5* 的說法，《福州方言詞典》給出的字是「潑」，並註明「意義不甚合」（馮愛珍 1998: 332）。我們將利用比較方法證明「淙」即為該 *tsøyŋ5* 的本字。

在聲母方面，同為崇母字的「助」在福州方言中讀 *tsou7*、「巢」在福州方言中讀 *tsau5*、「棧」在福州方言中讀 *tsaŋ7*，這些都為「淙」字在福州方言中聲母讀為 *ts-* 提供了依據；在韻母方面，同在江韻的「雙」字在福州方言中讀為 *søyŋ1*，這為「淙」的韻母在福州方言中讀為 *-øyŋ* 提供了依據；聲調已無需多言。由此得證。

筆者雖然未見閩東語用「淙」字表示「瀑布」義的用法，但在福建省及周邊省份卻可見多處與瀑布有關的地名中含有「灤」字，如九灤瀑布（位於福建省莆田市）、白水灤瀑布（位於福建省泰寧縣）、九龍灤瀑布（位於福建省周寧縣）、百丈灤瀑布（位於浙江省溫州市文成縣）等等，可見「灤」字在閩語一些習用區域被用來指「瀑布」。此外，客家語在表達「瀑布」之義時亦有「水 *tshai3*」

的說法，《臺灣客家語常用詞辭典》的用字是「水寨」。上述俗寫的「滌」字與客家語的 tshai3 很可能有相同的語源，其本字為何暫未有定論。

### 3. 閩南語 lim1 與客家語 lim1 的本字

#### 3.1 閩南語 lim1 與客家語 lim1 的用法

閩南語在表達「喝，飲」這一動作概念時常用 lim1 字，《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將這個字寫為「唸」，並標明「唸」為替字。據《康熙字典》記載，唸，《廣韻》《集韻》並盧含切，音婪；《廣韻》酒巡匝曰唸，出酒律；《集韻》飲畢曰唸（漢語大辭典編纂處 2007: 123）。根據上述反切記載，「唸」字在閩南語中的韻母只能讀成 -am 或鼻化韻 -ã，無法讀成 -im，這也是《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將該「唸」字標明為替字的原因。一些閩南語文獻中將 lim1 寫成「唸」，恐怕是後人在不知曉 lim1 本字的情況下，以「口」為形旁、「林」為聲旁造出的字，巧合的是該字恰好與古字「唸」重疊。

關於 lim1 這一詞素，《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中給出了兩個義項，一是上文提到的「喝，飲」，二是專指喝酒。由特指概念擴展為泛指概念是諸多漢語詞彙的共通變化，如「箬」字可由「竹葉」這一特指概念在閩南語中擴展為「葉子」這一泛指概念（即 hioʔ8 的本字），因此 lim1 若由特指的「喝酒」擴展為泛指的「喝」是符合一般規律的；反過來，由泛指概念轉化為專指概念也是諸多漢語詞彙的共通變化，國語中我們可以說「喝水」「喝茶」「喝酒」（這裡的「喝」是泛指概念），也可以說「他喝多了」（這裡的「喝」則是特指喝酒），因此 lim1 若由泛指的「喝」局限為專指的「喝酒」也是符合規律的。故若單看 lim1 的這兩個義項，我們無法斷定它們在歷史上出現的順序孰先孰後。不過在下文中，我們或許能夠從古文獻例句中發現一些端倪。

臺灣客家語也常用 lim1 來表達「喝，飲」這一動作概念，《臺灣客家語常用詞辭典》也將這個字記為「唸」。

也有人認為 lim1 是外來語，但卻無法指出是從哪裡來的外來語，因此此說只能算做無根據的猜想。筆者更願意相信它是一個漢語固有詞，也很可能是常見字，只是之前沒有被人們意識到。

### 3.2 閩南語 lim1 與客家語 lim1 本字考求的靈感來源

與該 lim1 字意思相同的「飲」是一個常見字，其不僅用於現今國語、閩南語和客家語中，也見於諸多古詩詞、古文獻。這一「飲」字最特殊的用法莫過於它殊調別義的現象了，以它在現今國語中的用法為例，其上聲讀法用來指人或動物自己喝，教育部《國語辭典簡編本》中其去聲讀法的釋義為「以水或流質的東西給人或動物喝」，此去聲讀法最為人們所熟知的例子為：

(4) 黃昏飲馬傍交河。(唐·李頎〈古從軍行〉)

殊調別義是漢字字義發展的常見現象，其存在於很多方言中，國語中有如下例子：「轉<sub>上聲</sub>」表示自身改變方向，「轉<sub>去聲</sub>」表示圍繞著某個中心運動；「空<sub>陰平</sub>」表示內部沒有東西的、也即中空的（如「空屋」），「空<sub>去聲</sub>」表示尚未被利用的（如「空地」）；「種<sub>上聲</sub>」表示名詞「種子」，「種<sub>去聲</sub>」表示動詞「播種」。

在閩南語中，殊調別義的現象也是存在的，除「空」「種」二字與國語中類似的用法之外，還有如下例子：「斡<sub>陽入</sub>」表示原地不動地回轉或掉頭、「斡<sub>陰入</sub>」表示轉向其它方向行進，再如「漚<sub>陰去</sub>」表示腐爛的、「漚<sub>陰平</sub>」表示浸泡使腐爛等等。<sup>4</sup>

在客家語中，殊調別義的現象也是存在的，除「空」「種」二字與國語中類似的用法之外，還有如下例子：「籠<sub>陰平</sub>」用於「鳥籠」「豬籠」等詞，而「籠<sub>陽平</sub>」用於「燈籠」一詞，<sup>5</sup>仔細分析可知，「鳥籠」「豬籠」中的「籠」與「燈籠」中的「籠」含義雖很接近，但絕非等同——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即列出「籠」字作名詞時的兩種含義，其一是「關住鳥獸或拘禁人犯的器物」（例子如「鳥籠」「兔籠」「牢籠」「囚籠」「鴿子籠」等），其二是「用來盛裝或覆蓋東

<sup>4</sup> 關於「漚」字在閩南語中的這一殊調別義用法，教育部《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臺灣閩南語按呢寫」電子報第 393 期中有詳細說明：

[http://twblg.dict.edu.tw/holodict\\_new/ionggi/pdf/annesia393pdf.pdf](http://twblg.dict.edu.tw/holodict_new/ionggi/pdf/annesia393pdf.pdf)

<sup>5</sup> 此處最好以饒平音或南四縣音為例，因該兩種腔口中「籠」字的陰平與陽平讀法聲母均為 l-；而四縣音、海陸音和大埔音中「籠」字的陰平讀法聲母為 l-、陽平讀法（見於「燈籠」一詞）聲母為 n-，不過此 n- 聲母很可能是受前字「燈（ten1）」的輔音韻尾 -n 影響而由聲母 l- 演變而來的。



西的竹編器具」(例子如「茶籠」「蒸籠」「燈籠」等詞),可見二者雖皆為名詞、形狀也相似,但用途有別——前者用於囚禁有心識、可自主移動的人或動物,後者用於盛裝或覆蓋沒有心識、不會自主移動的植物或非生物,客家語將「籠」字的這兩種含義用不同聲調作出區分正是殊調別義的現象;此外,台灣客家語中「後<sub>陰平</sub>」用於「後日」「後年」等詞,而「後<sub>去聲</sub>」用於「背後」「後山」「後生」「後輩」等詞,<sup>6</sup> 兩者的區別在於前者用於具體的日期或時間,而後者是指空間、位置或輩分上靠後,這也是殊調別義的現象。

筆者由此懷疑,「淋」是閩南語、客家語 *lim1* 的本字,且這在客家語中也是一個殊調別義的例子。臺灣客家語用「淋<sub>陽平</sub>」(*lim5*) 來表示「澆」這一動作概念,如「淋花」「淋菜」「淋肥」「淋濕」等等,此處「淋」和「澆」即為「給……喝,向……灑液體」之義,如「淋花」「澆花」是給花喝水、「淋肥」是給莊稼喝肥料、「雨淋濕人」「雨澆濕人」即為「雨水灑向人、把人弄濕」。筆者猜想該「淋」字在臺灣客家語中也可以用陰平調來表示「自己喝水」這一概念。為證實這一猜想,我們還必須通過對其在閩、客語中的音讀以及字義等方面的檢驗。

據《廣韻》記載,淋,以水沃也,力尋切。按此反切,「淋」在閩南語中可讀為 *lim5*。<sup>7</sup> 古濁音聲母平聲字在閩南語中一般讀陽平調,但也有讀陰平調的特例存在,如定母字「甜」讀成 *tī1*, 泥來娘母字此處的例子尤為常見,如「雞籠」的「籠」字有 *laŋ1* 和 *laŋ5* 兩讀,「山籠」(指山谷)的「籠」讀 *laŋ1* 等等。特別地,泥母字「囊」在閩南語中就存在用陰平讀法作動詞、用陽平讀法作名詞的殊調別義現象,《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中有如下例句:

- (5) *Ka7 phue1 lŋ1 dzip8-khi3 phue1-lŋ5.*  
 共 批 囊 入去 批囊  
 把 信 裝 進去 信封  
 ‘把信裝到信封裡面。’

<sup>6</sup> 此處應以四縣音、大埔音和南四縣音為例。

<sup>7</sup> 在臺灣閩南語中,「淋」字有 *lam5*、*liam5*、*lim5* 三種已知的音讀,詳見 Fuehrer et al. (2014: 69)。

《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中標註此「囊」是陽平讀法  $lɔŋ5$  的本字、是陰平讀法  $lɔŋ1$  的替字，但其實這兩種讀法的本字都應是「囊」，聲調不同只是為了區分意義（詞性）。

綜上所述，「淋」字在閩南語中可以有  $lim1$  的音讀。

臺灣客家語「淋」字已有常見讀法  $lim5$ ，將「淋」讀為陰平調也可看成為用聲調區分語義而產生的特殊音讀。客語中也有其它聲母為  $l-$  且讀為陰平調的字，這些字最有可能的來源便是泥來娘母平聲字。

至此，字音部分已經可以確認，我們將在下面兩節中詳細論證「淋」字可以有「喝」的意思。

### 3.3 關於「淋漓」與「淋浪」二詞可能與「喝酒」有關的說明

在現今國語中，「淋」字除了「淋雨」一詞外，最常見的組詞就是「酣暢淋漓」了。據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酣暢淋漓」亦作「酣嬉淋漓」，意思是「極為暢達痛快的樣子」，例句如下：

(6) 此次聚會，大家莫不喝得酣暢淋漓，盡興而歸。

據《康熙字典》，酣，《說文》酒樂也，《玉篇》樂酒也，不醉也（漢語大辭典編纂處 2007: 1270）。結合常識，我們分析並確定「酣」字本義為「痛快地飲酒」，此字義見於國語「酣飲」「酣醉」「酒酣耳熱」等詞；後來「酣」的字義由特指「痛快地飲酒」擴展為泛指「痛快地做事」，國語中的「酣睡」「激戰正酣」則來自此義。

上述關於「酣」字的字義由特指擴展為泛指的變化，對於「酣暢」一詞同樣適用。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中「酣暢」一詞就收錄以下兩個義項：  
一、暢飲，例句如下：

(7) 常步行，以百錢挂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晉書·卷四十九·阮籍傳》）

二、舒暢，例句如下：

(8) 舞到那酣暢的時候，只見冷森森一片寒光。（《儒林外史·第十二回》）

「淋漓」一詞常與「酣暢」連用，含義接近，也可用來形容「暢飲」或表達「舒暢」之義，如以下例句：

(9) 淋漓痛飲長亭暮，慷慨悲歌白髮新。(南宋·陸游〈哀郢〉二首)

上述例句中「淋漓痛飲」與「慷慨悲歌」平行對應，可見此處「淋漓」是連綿詞，且確與「喝酒」有關。關於「淋」字與酒相關的動詞用法，有如下例句：

(10) 那和尚陪著笑向安公子道：「施主，僧人這裡是個苦地方，沒甚麼好吃的，就是一盅素酒，倒是咱們廟裡自己淋的。」說著，站起來，拿公子那把壺，滿滿的斟了一盅送過去。(清·文康《兒女英雄傳》第五回)

例句(10)中的「淋」一般理解為「釀酒」，自然與酒有關，只是著作《兒女英雄傳》於清代寫就，距今並不算久遠，無法排除此「淋」字只是借音字的可能。不過，筆者在古文獻中另外發現了有著廣泛應用的「淋浪」一詞，其有做「流滴不止貌」「沾濕貌」講之用例，例句如下：

(11) 感哲人之無偶，淚淋浪以灑袂。(晉·陶潛〈感士不遇賦〉)

(12) 況當三伏深，霑汗尤淋浪。(北宋·司馬光〈和沖卿崇文宿直睹壁上題名見寄並寄邵不疑〉)

(13) 急雨淋浪茅店外，亂山高下馬蹄前。(清·查慎行〈平越遇雷玉衡口占贈之〉)

由此可見，「淋浪」一詞可用來形容淚水、汗水、雨水等液體的樣貌，不僅如此，還可由此「流滴不止貌」引申出「酣飲貌」之義，例句如下：

(14) 山木漂搖臥弋陽，因思太白夜淋浪。(北宋·王安石〈信州回車館中作〉)

(15) 淋浪別酒青燈夜，滅沒孤帆落照邊。(金·元好問〈送輔之仲庸還大梁〉)

(16) 客來時樽酒淋浪，花與竹無俗氣，水和山有異香。(元·張養浩〈水仙子·詠遂閑堂〉)

(17) 酒炙淋浪倒玉尊，何如騎馬海棠園？(清·秦朝鈺〈消寒詩話〉)

綜上所述，「淋漓」「淋浪」二詞均可與「喝酒」有關。在下一節中，我們將從其它角度為「淋」字可有「喝酒」義提供佐證。

### 3.4 利用同義詞「澆」和「沃」說明「淋」字可有「喝」之意

在進入本節正題之前，我們需要首先明確「澆」「沃」二字均為「淋」的同義詞。「澆」字自無需多言，上文已有討論。至於「沃」字，其在閩南語中讀 ak4，也正是「澆，淋」的意思，例詞有「沃花」「沃肥」「沃水」「沃雨」「沃 tam5」等等。下面進入本節正題。

先說「澆」字，其在古文獻中可見「喝酒」之義，如「澆手」一詞，這是古時的一種風俗，指主人用酒食犒勞手藝人，例句如下：

- (18) 大官人便是出錢的，這位娘子便是出力的。不是老身路歧相煩，難得這位娘子在這裡，官人好做個主人，替老身與娘子澆手。(施耐庵、羅貫中《水滸傳》第二十四回)
- (19) 一向累他辛苦了，主翁特地與他澆手，要灌得爛醉方住。(明·凌濛初《初刻拍案驚奇》卷十八)
- (20) 你扎的枕頭，我就當與你澆手哩。(清·李海觀《歧路燈》)

上述三個例句中都有「與 X 澆手」的結構，「與 X 澆手」即「給手藝人 X 以酒食犒勞」，也即讓人喝酒，這顯然能夠證明「澆」字有「喝酒」的含義。類似地，《漢語方言大詞典》中亦收錄「澆木」一詞，見於中原官話河南洛陽一帶，指舊時年老人做壽棺快完工時女兒女婿攜酒肉前來祝賀。《漢語方言大詞典》中亦記載有「澆裏」一詞，見於北京官話、冀魯官話、吳語浙江桐鄉一帶，甚至還有閩語，意為每日的開銷與花費，該辭典中給出如下例句：

- (21) 每月的澆裏比在鄉下時大了幾倍。(茅盾〈微波〉)
- (22) 不過親家你們這大戶人家沒這麼作慣，再說也澆裏不了這些東西。(文康《兒女英雄傳》第三十三回)

該辭典亦列出 1931 年《青縣誌》「日費曰澆裹」、1922 年《福建新通誌》「日用曰澆裹」的記載。這些例證雖大多時代較晚，但想必也是從較早時期的用法中繼承或發展而來的。

其實「澆裹」一詞與國語「吃穿」、閩南語「tsiaŋ-tshij7」是平行的構詞，本義是「飲食與衣著」，後來引申為日常的花費、開銷。這裡「裹」是穿衣服之義，「澆」則是「喝，飲」之義。

我們再來關注「沃」字，古文獻中也可覓見其表示「喝」或「喝酒」含義的用例，請參見如下例句：

(23) 戴連沃六七巨觥，吐嘔淋漓。(北宋·陶穀《清異錄·女行門》)

在確認「澆」「沃」二字都可做「喝酒」講後，我們再來關注「澆沃」一詞，其在古文獻中的例句如下：

(24) 又無一尊酒，澆沃慰遠客。(北宋·蘇舜欽〈送施秀才〉)

上句中「澆沃」一詞正是「飲酒」的意思。經過上述討論，我們知道，「澆」「沃」二字不僅有國語中常見的「向……灑液體」之義，在古文獻和一些方言中還有自己「喝酒」之義。「淋」字作為「澆」「沃」二字的同義詞，自然也可延伸出類似的用法，且字義可能是先特指「喝酒」、再擴展為泛指的「喝」。

其實，單就動作本身來看，「澆」「沃」「淋」常見的「向……灑液體」義，即自上向下傾倒液體的動作，與將液體傾倒到嘴中的動作（即喝，飲）也是極為類似的，只是接受該液體的部位不同而已。

綜上，再結合 3.2、3.3 兩小節的討論，本文認為「淋」字極有可能是臺灣閩南語 lim1、臺灣客家語 lim1 的本字。

## 4. 臺灣閩南語 ma2 與臺灣客家語 man1 的本字

### 4.1 關於臺灣閩南語 tsit4-ma2 一詞中 ma2 的討論

臺灣閩南語在表達「現在」這一概念時常用 tsit4-ma2 的說法，其中第一音節應為近指代詞詞根與「一」字（音 it4）的合音，俗寫「這」，本文也將採取

這種寫法；第二音節本字為何眾說紛紜，很多人採用借音寫法「馬」，也有人猜測「馬」就是本字，然而「馬」字表達時間概念的用例只見於國語「馬上」和中國大陸普通話「立馬」二詞，其中「馬上」應為「在馬背上」的簡略說法，並由此引申出「即將出發，立刻」的含義，而「立馬」則應是「立刻馬上」或「立即馬上」的簡略說法，也就是說，單獨一個「馬」字並不能表達與時間有關的概念，因此筆者認為臺灣閩南語 *tsit4-ma2* 一詞中 *ma2* 的本字並不是「馬」，這一觀點也將在後文中予以證實。

《台日大辭典》將此詞寫為「此滿」，音讀記為 *tsit4-mua2*，另有 *tsim2-mua2*、*tsim2-ma2*、*tsim2-a2* 三種音讀，不難看出這四種音讀之間存在著從先到後的順次演變關係；《閩南方言大詞典》將此詞寫為「即滿」，音讀只有一種記法 *tsit4-mua2*（僅見於廈門腔）（周長楫 2006: 584）；另據《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臺灣閩南語按呢寫」電子報第 419 期所述，《廈英大辭典》沒有收錄 *tsit4-ma2* 一詞，《閩南語國語對照常用辭典》將此詞寫為「這滿」，音讀記為 *tsit4-mua2*，由此可見，該詞最初的說法應為 *tsit4-mua2*，後來因使用頻繁造成第二音節介音 *-u-* 脫落，進而讀成 *tsit4-ma2*。如今 *tsit4-mua2* 的說法在台灣幾乎已消失，但在中國大陸閩南語習用地區仍有保留。此外，臺灣閩南語中也有 *hit4-ma2* 的說法，表示「那個時候」之義（Fuehrer et al. 2014: 127）。

在客方言中，我們可以找到上述 *tsit4-mua2* 一詞的近似同源詞。據《臺灣客家語常用詞辭典》，臺灣客家語常用 *ia2-man1* 一詞來表示「這一次，現在」之義，其中 *ia2* 是近指代詞，俗寫「這」，本文也將採取這種寫法，《臺灣客家語常用詞辭典》將此 *man1* 字寫作「滿」；臺灣客家語也用 *ke3-man1*（四縣音）來表示「那一次」，其中 *ke3* 是遠指代詞，俗寫「該」。

不僅如此，客家語中的 *man1* 還有著比閩南語 *mua2* 更廣泛的用法，見如下短文：

(25) 有一個人自家認為自家當會行棋，結果，有一擺連輸人三盤。過幾日，人問佢：「上擺你摎人行棋行幾多滿？」佢講：「三滿。」該人又問：「輸抑係贏？」佢講：「第一滿佢毋曾贏；第二滿佢毋曾輸；第三滿，佢愛和棋，佢毋肯。」〈硬是不認輸〉<sup>8</sup>

由此可知，**man1** 在臺灣客家語中可等同於動量詞「次，回」，有「三滿」「第一滿」「幾多滿」這樣的說法。此外，邱湘雲（2007: 22）也有提到海陸客家語中有「一滿」這樣的動量詞。且據臺灣客家人介紹，**man1** 這一詞素在臺灣客家語中常與「擺（**pai2**）」通用，惟 **man1** 一般用於計數頭尾完整經歷的事件。

《臺灣客家語常用詞辭典》將此 **man1** 字寫作「滿」，就字音來說，它完全符合客家語的音讀規律，因聲母與韻母的合理性是顯然的，這裡僅就聲調做一說明——雖然古次濁母上聲字在客家語中大多讀為上聲，但也有其它一小部分讀為陰平，如「馬」讀 **ma1**、「買」讀 **mai1**、「冷」讀 **lan1**、「語」讀 **ŋi1** 等，因此古次濁母上聲字「滿」在臺灣客家語中讀為 **man1** 是完全合理的，且「滿」字在客家語「自滿」「滿分」「圓滿」「滿街」等詞中也正是讀為陰平調。

此外，眾所周知，**mua2** 也是「滿」字在閩南語中的固有白讀音。

那麼，這個「滿」字究竟是不是這一閩南語、客家語同源詞素的**本字**呢？我們先從音讀方面嘗試逆推：試想，一個字，若在閩南語中讀為上聲、在客家語中讀為陰平調，那麼除非它在韻書上同時有上聲讀法與平聲讀法的記載，否則最大的可能便是該字是一個古濁音聲母上聲字。閩南語中聲母讀 **m-** 的字在中古都屬明母或與明母有共同上古音來源的輕唇音聲母微母，再輔以韻母角度的逆推，符合閩南語(**m**)ua、客家語(**m**)an 的音讀條件的字僅限於明母山攝字，這樣一來範圍便縮小許多。屬於明母山攝的常用字很少，與其在韻書中查找生僻字，不如相信習用已久的「滿」字，從它的身上找出可能的線索與依據。

為從字義方面證明「滿」就是這一詞素的**本字**，我們還需對於「次，回」這一概念及相關的近義詞做一簡要分析。

<sup>8</sup> 出自〈客語音節表〉，頁 17（詳參客家委員會網站首頁〈哈客語言館〉客語學習〉哈客教材〉客語教學導引 <http://www.hakka.gov.tw/ct.asp?xItem=6277&ctNode=1742&mp=1>。）

## 4.2 從語義角度說明「滿」字是本字

國語、閩南語、客家語在表達「次，回」這一概念時都會用到「遍」字，「一遍」即「一次」，此外，閩南語中還可在「遍」字前加上近指代詞 *tsit4* 或遠指代詞 *hit4* 來表示「這次」或「那次」。

據《廣韻》，滿，盈也，充也（陳彭年 2001: 286）；遍，俗徧字，周也，《說文》巾也（陳彭年 2001: 412）。據《康熙字典》，巾，《說文》周也，從反之而周也；又《韻會》通作匝（漢語大詞典編纂處 2007: 269）。由此可知，「滿」「遍」二字原都做動詞，「滿」即「充滿」，「遍」即「周遍」，再由此引申出「全部，到處」之義（如國語「滿天」「滿處」「琳琅滿目」、閩南語「滿四界」「滿街路」「滿滿是」、客家語「滿面」「滿坪」「滿山」，再如國語「遍地」「遍體鱗傷」、閩南語「遍佈」、客家語「行遍」「漫山遍野」等），不僅如此，「滿」「遍」二字也常作為平行成份出現在同一詞語中，如「滿山遍野」（也做「漫山遍野」）。此外，在古文獻中也常見「遍滿」一詞，例句如下：

- (26) 論薦黨附，遍滿臺府。（《南齊書·王晏傳》）
- (27) 聞道梅花坼曉風，雪堆遍滿四山中。（南宋·陸遊〈梅花絕句〉）
- (28) 雖流轉世間，依然遍滿法界。（清·譚嗣同《仁學》五十）

這說明「滿」「遍」二字的含義及用法基本相同。而「遍」字的「次，回」之義正是由其「周遍」或「全部，到處」之義引申得來的——從頭到尾全部走遍，即為「一遍」，也即「一次」，教育部《國語辭典簡編本》對量詞「遍」的解釋也正是如此——「計算動作頭尾經歷的單位」。類似地，與「遍」字平行的「滿」字也應可由「充滿」或「全部，到處」之義引申為「次，回」——從頭到尾滿滿地全部經歷即為「一滿」，也即「一次」，只是這種用法沒有出現於其它方言中，而是獨獨出現在客方言中，客家語中的這一用法也算是彌補了「滿」字在其它方言中沒有類似用法的缺憾。漢字在某一方言中平行地發展出較獨特的用法是可能的，一個很常見的例子是：很多方言中可用「滿」字表示程度高，即「很，非常」之義，如將「非常好」稱為「滿好」（現也寫作「蠻好」）；而閩南語卻用與「滿」字平行的「足」字來表達此意，如將「非常好」稱為「足（*tsiok4*）



好」，此用法應為閩語獨有；中國大陸普通話中則用「夠」字來表達此意，如將「非常好」稱為「夠好的」，再如「天氣夠冷的」「這椅子夠結實的」等說法（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 2005: 484）；另中國北方的一些方言（如天津話）會用「倍」字來表達「很，非常」之義，如將「非常好」稱為「倍兒好」「倍兒棒」。

與「遍」字類似的還有「通」字。據《現代漢語詞典》，「通」字在中國大陸普通話中有平聲、去聲兩讀，也都可作為量詞，平聲量詞用於文書電報等，如「一通電報」「一通文書」「手書兩通」（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 2005: 1363），去聲量詞用於動作，如「打了三通鼓」「挨了一通兒說」（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 2005: 1371），再如「我罵了他一通」「狠狠揍了他一通」「大吃大喝一通」「好好玩一通」「哭了一通」「一通胡說八道」「一通狂歡」「這一通大喊大叫」等等。分析得知，上述平聲量詞用法並非動量詞，而只是與「通」字的「接通」「通過」含義有關，「一通電話」即「通了一次電話」，沒有打通的電話一般不稱「一通電話」；而上述去聲量詞用法則是動量詞。

有人認為閩南語「kui1 年 than3 天」一詞中 than3 的本字即為「通」，筆者也這樣認為，「通」字雖然在辭書中未見去聲記載，但很有可能如本文第三節中所述，在方言中利用不同聲調來區分含義，對此，《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臺灣閩南語按呢寫」電子報第 456 期有所說明，徐芳敏（2007）亦將閩南語中這一表示「通達，穿透」之義的 than3 考證為「通」字。

據《廣韻》，通，達也（陳彭年 2001: 31）。由此可知，「通」本作動詞，有「通達」之義，後引申為「全部」之義（如國語「通宵達旦」「通盤考慮」「通覽」「通通」、閩南語「kui1 年 than3 天」），這與上述「遍」「滿」二字的詞性、詞義延伸規律一致，特別是「通盤考慮」與「滿盤皆輸」二詞中的「通」與「滿」更是一模一樣的用法。而「通<sub>去聲</sub>」的動量詞用法正是由其「通達」或「全部」之義引申得來的——從頭通達到尾，即為「一通<sub>去聲</sub>」，也即「一次」——「我罵了他一通」即「我把他從頭到尾罵過一遍」，「一通大喊大叫」即「徹徹底底大聲喊叫了一次」。既然「通」字可有這樣的詞類活用，「滿」字當然也無不可。

有了這樣的認識，再結合本文 4.1 小節的討論，我們認為「滿」字很可能是臺灣閩南語 *tsit4-ma2* 一詞中 *ma2*、臺灣客家語 *ia2-man1* 一詞中 *man1* 的本字。

### 4.3 國語及閩、客方言中其它表示「次，回」概念的字

我們將國語及閩、客方言中表示「次，回」概念的字做一分類：

第一類：由表示「完整經歷」概念的動詞（或其延伸出的表示「全部，到處」概念的形容詞用法）活用為量詞，如上述「遍」「滿」「通去聲」三字。

第二類：由表示「通過」概念的動詞活用為量詞，如「回」「度」「過」等（「過」字的「次，回」之義如今在國語中已較為罕見，但在某些方言，如閩南語中仍存在）。

需要說明的是，此類量詞與第一類並不同，第一類量詞只用於計數從頭到尾完整經歷的事件，而第二類則無需如此——教育部《國語辭典簡編本》將動量詞「遍」解釋為「計算動作頭尾經歷的單位」，而將動量詞「回」解釋為「計算行為、動作的單位」。體現在具體例子上，「這部電視劇我看過五遍」指「我已將這部電視劇從頭到尾完整地看過五次」，而「這部電視劇我看過五回」則不排除每次都沒有看完的情形——我們可以說「這部電視劇我看過五回，但每回都沒看完」，但不能說「這部電視劇我看過五遍，但每遍都沒看完」；再如我們可以說「他剛才來找過你一回」，但一般不說「他剛才來找過你一遍」，因「找人」這一動作一般不涉及動作的完整性，若真的說成「他找過你一遍」，則像是在說「你」隱匿於某處、而「他」翻箱倒櫃或挨家挨戶去尋找「你」。

除此之外，還有一組表示「通過」概念的動詞活用為量詞，惟此類量詞僅表示「通過」概念，不能同「回」「度」「過」這一組字一樣廣泛適用於一般動作，如國語中的「通平聲」「趟」、閩南語中的「逝(*tsua7*)」、客家語中的「行(*haŋ5*)」等。

第三類：我們將所有不宜歸入前兩類的字歸入第三類，如「次」「番」「擺」「輪」及臺灣閩南語的 *kai2*。

「擺」字是閩南語與客家語的通用字，且音讀 *pai2* 在兩種語言中都符合規律。有些人認為它不是本字，但筆者堅信它就是本字，其實我們只需注意到如今在國語中仍在使用的「停擺」一詞即可——教育部《國語辭典簡編本》對於

該詞給出的解釋是「鐘擺停止擺動，引申為活動停止或事情擱置」。也有人認為閩南語用「擺」字來表達「次，回」之義與鐘擺有關，但這需要證明鐘擺這一計時工具先於閩南語 *pai2* 或客家語 *pai2* 的「次，回」之義而出現在古代中國（筆者也懷疑「滿」字的「次，回」之義與沙漏中的沙子滿了有關——有一種沙漏，沙子每滿一次即上下翻轉，但這也須證明沙漏這一計時工具先於客家語 *man1* 的「次，回」之義而出現在古代中國）。其實，姑且不論「擺」字的「次，回」之義是否與鐘擺有關，我們只需確定「擺」字是表示某種動作的詞即可。據《康熙字典》，擺，開也，撥也，排而振之也（漢語大詞典編纂處 2007: 409）。這顯然是一種動作，「停擺」一詞也由此有了更簡單、更初始的解釋「停止動作」。既然「動作停止的那一次」稱為「停擺」，那麼將平常的「一次動作」稱為「一擺」又有何不可呢？

「輪」字的「次，回」之義見於閩北建甌等地方言（李如龍、潘渭水 1998: 10）。「輪」字本是名詞，本義是車輪，後來引申為車輪狀的東西，再由此衍生出量詞的用法，一些圓形的實物或完整而無遺漏的抽象概念在國語中可以用「輪」做量詞，如「一輪紅日」「一輪圓月」「一輪比賽」等等，只是閩北方言對於量詞「輪」的使用範圍更廣一些罷了。

《古代漢語詞典》中記錄了「番」字的「輪流更替」之義，例詞如「番代」，意為「輪流代替」，例句如下：

- (29) 凡是九州軍士、四方勇募，強弱多少，番代往還。（《北齊書·唐邕傳》）  
 (30) 漏鼓移則番代。（方苞〈左忠毅公逸事〉）

例詞再如「番休」，意為「輪流休息」，例句如下：

- (31) 惠洽椒房，恩昭九族，群后百僚，番休遞上。（《三國志·魏書·陳思王植傳》）

推測「番」的「次，回」之義應是由其「輪流更替」之義引申得來的——每完成一個輪流更替的動作即為「一番」，也即「一次」。「輪」「番」二字是近

義詞，在現今國語中亦可同義複合為「輪番」一詞，因此閩北方言中表示「次，回」概念的「輪」也可視為與古文獻中常見的「番」平行的用法。

最後來談臺灣閩南語用來表達「次，回」之義的 **kai2**，如果它的語源是漢語，筆者對其本字為何有兩種推測：

推測一，**kai2** 的本字是「解」，《古代漢語詞典》中已有「解」字的「樂曲或詩歌的章節，引申為回次」義項，例句如下：

(32) 《古今樂錄》曰：「儵歌以一句為一解，中國以一章為一解。」（《樂府詩集·相和歌辭解題》）

(33) 狂歌兩解，清尊一舉，超然千里。（李蕭遠〈水龍吟〉）

推測二，**kai2** 的本字是「改」，這是從「番」的「輪流更替」之義得來的，「更替」即「改變，替換」，臺灣閩南語中的 **kai2** 或許是「改」字——每完成一個改變輪換的動作即為「一改」，也即「一次」，這與上述「番」「輪」等字的用法平行。

以上兩種可能都只是猜想而已，除非藉助其它方法判定，否則暫時無法得到確解。

## 5. 結語

不僅在閩南方言與客家方言之間，其它方言之間也必然存在著諸多同源詞，而對於這些同源詞的本字考求則是非常有趣的事情。本文考證同源詞本字的方法與過程也值得我們反思：某一本字未知的詞素，若單看一種方言，我們或許不易知曉其本字，但若結合另一種方言來看，我們或許就能夠在兩種方言各自音讀規則的共同篩選之下將範圍大幅度縮小，淘汰不能同時滿足兩種方言音讀的候選字，進而得到最佳的結果。

但同源詞的出現有時亦會給本字考求帶來「麻煩」，如臺灣閩南語表示「現在」之義的 **tāi** 與閩東語（福州話）表示「現在」之義的 **taŋ2** 應是同源詞，該字語源若是漢語，就其韻母判定其應是咸攝字，但該字在閩南語和閩東語中分別讀為陰平和上聲，這就令人無從著手，而且即使得到候選本字時往往也會出

現死無對證的情況；再如閩南語表示「接吻」之義的 *tsim1* 與客家語表達相同概念的 *tsim1* 必然是同源詞，由此看來，本字應該是「斟」或與之在同一韻攝的其它字，然而若將閩南語的這個 *tsim1* 與閩東語（福州話）表示「接吻」之義的 *tsyŋ1* 進行比較，本字又應該是「鍾」或與「鍾」「熊」在同一韻攝的其它字，根據在閩南語、客家語、閩東語三種語言間的音讀判定，該字的候選本字偏偏只能有兩兩交集而無三者共同交集，也就是說該字可能最先只是其中某兩種語言（閩南語與客家語，或閩南語與閩東語）的同源詞，後來被借用到第三種語言中，而在借用過程中因音字脫節、本字不明，根據音讀還原本字時搞錯了韻攝。其實，若單從字義來判斷，筆者更傾向於閩南語該 *tsim1* 的本字是「鍾」，因「鍾」字本就有「聚合」之義——據《字彙》，鍾，聚也；古文獻中亦有如下例句：

(34) 然則情之所鍾，正在我輩。（《晉書·卷四三·列傳·王戎》）

(35) 造化鍾神秀，陰陽割昏曉。（唐·杜甫〈望嶽〉）

(36) 啼鶯妒夢頻催曉，飛絮鍾情獨殿春。（宋·陸游〈暮春〉）

其中例句（36）中的「鍾情」一詞在現今國語中也極為常用。若將閩南語 *tsim1-tshui3* 寫為「鍾喙」，則恰好表示將不同的嘴巴聚合到一起的意思，因此「鍾」字若作為閩南語中表示「接吻」之義的 *tsim1* 的本字在字義上是很接近的，但在字音上，通攝合口三等字在閩南語中韻母讀 *-im* 是較為特殊的現象，僅有「熊」「弓」二字作為例證，且通攝合口三等字在客家語中韻母沒有讀 *-im* 的先例，因此再次出現死無對證的情況。

當然，方言間同源詞的現象對於本字研究來說絕對是有利無弊的，它能使一些字更快捷地被考出並得到確解，而一些似是而非的非本字則會在雙重判定法則的篩選之下遭到淘汰，這一切都使得我們的工作更為嚴謹、出現本字誤考情況的可能性大大降低。方言本字的考求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我們應本著嚴謹的學術態度、充分利用現有證據進行分析和推斷，再輔以靈活而不失原則的想像力，盡可能得到確解；而對於那些死無對證的情況，我們也無須氣餒，

就讓我們抱著一份猜測和一絲懷疑，在語言與詞彙的海洋中繼續尋尋覓覓，有些時候，生活正因未知和無解而精彩、而充滿挑戰！

## 引用文獻

- Fuehrer, Bernhard, Hsiu-fang Yang, Zhihao Wen, and Mei-chuan Cheng. 2014. *Southern Hokkien: An Introduction Volume 1*. Taipei: NTU Press.
-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 2005. 《現代漢語詞典》第5版。北京市：商務印書館。
- 中國復旦大學、日本京都外國語大學合作編纂，許寶華、宮田一郎主編. 1999. 《漢語方言大詞典》。北京市：中華書局。
- 《古代漢語詞典》編寫組. 1999. 《古代漢語詞典》。北京市：商務印書館。
- 李如龍、潘渭水. 1998. 《建甌方言詞典(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分卷)》。南京市：江蘇教育出版社。
- 周長楫. 2006. 《閩南方言大詞典》。福州市：福建人民出版社。
- 邱湘雲. 2007. 〈閩南語和客家話的「量詞」—與國語比較〉。《玄奘人文學報》6: 1-26。
- 徐芳敏. 2007. 〈閩南方言本字考證(肆)〉。《臺大中文學報》27: 203-228。
- 陳彭年. 2001. 《新校宋本廣韻》。台北市：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影印。
- 馮愛珍. 1998. 《福州方言詞典(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分卷)》。南京市：江蘇教育出版社。
- 漢語大詞典編纂處. 2007. 《康熙字典(標點整理本)》。上海市：上海辭書出版社。

網路資源：

- 《台語辭典(台日大辭典台語譯本)》<http://taigi.fhl.net/dict>
- 客家委員會全球資訊網 <http://www.hakka.gov.tw>

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http://dict.revised.moe.edu.tw>

教育部《國語辭典簡編本》<http://dict.concised.moe.edu.tw>

教育部《臺灣客家語常用詞辭典》<http://hakka.dict.edu.tw>

教育部《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http://twblg.dict.edu.tw>

---

滕暢

[koohongpoem@gmail.com](mailto:koohongpoem@gmail.com)

## The Original Characters of Cognates in Southern Min and Hakka: 淙, 淋, 滿

Chang TENG

In this paper, we give the original characters of *tshian5*, *lim1* and *ma2* in Southern Min. These characters are also used in Hakka, and are pronounced *tshun5*, *lim1* and *man1*, respectively. We also explain the reasons in detail from the aspect of sound and meaning. In the first section, we put forward our argument. In Section 2, we explain the reasons from the aspect of sound and meaning for 淙 in Southern Min, Hakka and Eastern Min. In Section 3, we firstly propose the conjecture that 淋 uses different pronunciations to express different meanings, and then we explain the reasons from the aspect of sound and meaning. In Section 4, we explain the reasons from the aspect of sound and meaning for 滿. In Section 5, we put forward our reflection.

Key words: Southern Min, Hakka, original character, cognate, synonym